

如何下好“夜经济”这盘棋

“夜经济”发展面临睡眠之争、模式之争、角色之争、节奏之争

问计民生

□ 王优玲 董博婷 王 攀

“靓”夜空，点亮经济活力，“夜经济”成为许多城市发展的新名片。

如何下好“夜经济”这盘棋？新华社记者走访企业、政府和专家学者，听到不同的观点碰撞。

睡眠之争 日落而息还是熬到深夜

明月高悬，“夜游神”出门，身影活跃在灯火辉映的北京三里屯、广州琶醍创意园区、长沙解放西路……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被抛到九霄云外。

当快乐成为夜生活的关键词，有碍健康则成为另一些人反对发展“夜经济”的理由。

“白天工作压力大，夜里就来放松一下。这里那么多项目可以玩，越到晚上心情越好！”正在北京华熙live和朋友们玩游戏的李春说，这里的夜晚有餐饮、街头音乐表演、互动展览、轰趴馆、游戏厅、VR体验、健身等多元体验式消费。

在广州，还有夜间游乐园、

夜间动物园、夜间农场等，吸引青少年晚上去玩儿，父母甚至爷爷奶奶也会陪同。

对于“夜经济”的兴起，“夜游神”们认为这是工业文明发达后的正常现象，是现代生活和节奏改变的反映。

“现代人寿命延长，夜间活动时长和空间范围一定是相应扩大的，睡眠时间缩短不代表不能保持身体健康。”李春说，“电的应用改变了人类的作息规律，‘夜生活’的兴起正是对这一变化的响应，因此应当增加供应满足这一需求。”

质疑者则认为，白天工作忙碌，夜晚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睡眠，尤其是在生活压力较大的城市和地区。提倡发展“夜经济”，吸引更多人人成为“夜游神”，可能加剧缺觉问题，导致群体性“亚健康”。

发展“夜经济”，是为了丰富生活配比的选项。暨南大学生活方式研究院联席院长费勇教授说，提倡“夜经济”是为人们的夜间生活提供更多选择、渠道和方式。夜生活需要，但也要适度。“睡眠和休闲同样重要，休闲是为了更好地睡眠。我们提倡让更多人合理安

利用夜晚时间的‘夜经济’。”

模式之争 集聚式还是散落式

各地“夜经济”百花齐放，有的把所有地摊、宵夜集中在一个区域；有的疏密结合、自然生长散落百姓身边。集聚式、散落式，到底谁是“夜经济”的正确打开方式？

有人认为，从城市管理角度来讲，集聚式发展模式有利于管理、配套、交通、安全等方面的保障。

对此，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天勇说，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关键是扬长避短。比如划定某块地方集中发展“夜经济”，方便城市管理，也会造成交通出行等一系列问题。

四川成都武侯区汇聚了锦里、玉林路等“集中连片式”网红景点，但在武侯区商务局商贸经济科科长赖可坚看来，这并不能代表武侯区夜间经济的全部，“小店经济”同样不可忽视。

“百姓的需求是多层次的。不少人对夜生活需求更接地气，带着烟火味的日子就够了。”赖可坚说，对于“外摆位”“跨门经营”等夜间经济形态，在不影响市容、不扰民、不妨碍

交通秩序等大前提下，应积极予以引导、规范。

选择“夜经济”模式要结合当地地理、历史、自然气候、人文习惯等因素。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小毅认为，模式选择与城市地域空间息息相关。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被称为四季花城的广州，晚上尤其适合户外活动，春节有看花传统。但气候寒冷的地方就无法照搬广州的模式，而更适合集聚式室内经济业态，需精细化专门打造“夜经济”。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蕴说，发展“夜经济”，需要因地制宜。一些大的居民社区，可以考虑散落式、社区式的“夜经济”；大商圈辐射范围更大，则较适合娱乐、体育、餐饮等多业态的集聚式发展。

角色之争 “掌灯人”还是“随行者”

发展“夜经济”，政府究竟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夜晚的“掌灯人”，还是夜市场的“随行者”？

北京亮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CEO马瑛认同政策导向的重要性，“政策导向对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关政策对我们来说是十足的好消息。”

除了政策先行，不少人认为，政府应当给予倾斜和优惠，引导“夜经济”发展。墨林娱乐集团北京地区总经理王锐建议，消费习惯的培育需要一个过程，希望政府能够把前门推广出去，让更多消费者知道前门是一个夜间消费、娱乐的好去处。

不少人认为“无赖手”应当在“夜经济”发展中起“先手棋”作用。

“首先有市场需求，才有政策的相应调整。政策跟着需求走。”广州市发改委服务业处处长尹志新认为，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应紧跟民众的需求，紧跟“夜经济”主体商户的需求。

事实上，发展“夜经济”，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是不小的考验。在“夜经济”活跃的地区，要在城市管理、治安防控和经济发展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做到适应“夜经济”、服务“夜经济”。

“发展‘夜经济’不能靠政府定义，政府部门不能用政策、

条例把‘夜经济’管死了，更不能以罚代管、甚至出了问题一关了之。”周天勇说，政府要起到放活和管好的双重作用。硬件要配套，应提供灯光电资源、合理延长公共交通运营时间等；软件要管好，充分研究“夜经济”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解决城市环境、治安巡逻等随之而来的隐性问题。

节奏之争 “打鸡血”还是“喝镇定剂”

发展“夜经济”是要“打一针鸡血”，还是“喝口镇定剂”？

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夜生活市场逐渐从单一走向多元，覆盖我国多个城市；城市夜生活指数靠前的深圳、上海、北京等13个城市近四成人口认为夜生活时代正在开启。

庞大的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各地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13个省市区陆续出台促进夜间经济发展的举措，从旅游、餐饮、文化、交通等多维度培育发展“夜经济”。

“政策实施要做好统筹和顶层设计，算好经济账。”尹志新说。他举例说明“通盘考虑”的必要性：公交公司可以亏，但公交公司加上商场的综合效益算起来如果是盈利的，那么这个班车就可以开通。但如果综合算来依然亏损，那么拿公共财政去补贴就不合适，得实事求是。

成都市商务局流通产业处处长王永刚是一位有着40年工作经验的“老商业”。他认为，发展“夜经济”需要一个边界，哪些消费场景应该鼓励，哪些应该约束，值得探讨。

周天勇说，选择“夜经济”发展模式，要百花齐放，留足政策空间，发挥市场力量。发展真正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才能促进解决就业、稳定收入，搞活城市经济。

“夜经济”的着力点，应当是真正为了民众生活需要。王永刚认为，如果仅仅为了促消费而“大干快上”“盲目跟随”，则违背了发展“夜经济”的初衷，落入了政绩工程的“俗套”。“应该久久为功，放在城市服务功能的完善、延伸、提升上。”

评 说

“夜经济”不是熬夜经济

□ 王立彬

“夜经济”，消费的是金钱，也是时间。从三四十年前的伦敦、巴黎到纽约、东京，到今天的北上广深，“夜经济”是经济社会繁荣的产物，是劳动者闲暇时间增加的结果。依托现代劳动休息制度，“夜经济”是休息日消费方式的纵深化，不是“熬夜经济”。

“夜经济”、夜生活，从欧美日到中国，都不是对工作不问不问、对休息不管不顾。各国“夜经济”高峰总体上与周末、节假日高度重合。北京市支持“夜经济”，安排1号线、2号线地铁延长运营时间是周五工作日及周六休息日；上海2017年出台服务“夜经济”政策，也是要求地铁周末、节假日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延长运营时间。因为围绕休息日“夜经济”投入产出比最高。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今年“五一”小长假延长一天，消费潜力释放，按可比口径国内接待人数、旅游收入增长13.7%、16.1%，其中夜间消费金额占比高达30%，可谓良宵经济。因为周五周六、节假日，休息者大都可以尽情“嗨皮”。

“夜经济”是经济繁荣发展、休闲时间增加的历史产物，根本动力是科学技术进步、劳动效率提高、生产力发展。当生产线取代手工作坊，收割机

取代了镰刀，人们就有多更多闲暇时间。20世纪70年代，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上升后，国民幸福感不升反降，被称为“收入—幸福悖论”。经济学家计量分析休闲时间与产业效率相关性之后，各国开始大力推动休假制度改革，保护劳动者休息权利，倒逼劳动效率提升。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人民群众闲暇时间持续增加。2019年，我国法定节假日115天，占全年时间的31%，一年之中，1/3时间，我们可以享受夜生活、体验夜文化、拉动“夜经济”。这是与传统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不同的工作生活表，既扩大了假日经济的广度，也推动了假日生活的深度。向时间深度要潜力，鼓励夜生活、拓展夜文化、发展“夜经济”，是合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

夜生活讲个性，“夜经济”就一定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各地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不分地段时段“大呼隆”，让空空荡荡的公交驶过空空荡荡的午夜。我国地域辽阔，夏季华东酷暑难当，冬季东北滴水成冰，需要完全不同的“夜经济”发展举措。特别是我国民族地区节日文化丰富多彩，面向开斋节、古尔邦节、藏历新年、三月三等民族节日，“夜经济”也要讲特色。

民生快讯

残疾人托养服务有了首个国家标准

本报讯 从2020年1月1日起，开展残疾人托养服务将按照新的国家标准进行。8月7日，中国残联、民政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共同发布《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这是我国残疾人服务领域出台的首个国家标准。

这项标准于2013年在国家标准委立项，2019年6月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正式通过。其规定了残疾人托养的服务机构、服务内容与要求、服务过程、管理内容与服务评价与改进方面的基本标准，适用于为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机构的规范与评价。

据中国残联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冯善伟介绍，此前我国关于社会化的养护照料服务主要针对的是16岁以下的孤残少年儿童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但智力、

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是残疾人群中失能程度较为严重、生活也相对更为困难的一群人，他们中大部分人虽然已经成年，但依然缺乏自我照料和独立生活能力，需要依靠家庭的供养。残疾人托养服务正是要帮助这些“已离开学校、医院收不了、企业进不去、家庭供不起，其他公共服务长期不能覆盖”的困难成年残疾人群体，让他们得到基本的照料服务和生活自理能力等方面训练，最终实现生活自立和不同形式就业，减轻家庭负担。

据介绍，2012年，中国残联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残疾人托养服务的意见》，其中指出，残疾人托养服务是帮助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克服社会认知和参与能力以及自理能力方面的障碍，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减轻照料服务主要针对的是16岁以下的孤残少年儿童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但智力、

（罗争光 谢滨同）

实地集团全国首个全场景智慧社区落地

本报讯 8月8日，实地集团宣布，已在实地·永川蔷薇国际项目率先落地国内首个全场景智慧社区。这是继实地智能样板房在惠州、太原等地相继亮相后，其在智慧人居领域的又一次领先实践。

全场景智慧社区，从室内家居到户外社区，通过联动智能家居设备、智能机器人、社区物流系统、配套商业服务的高效协同调度与数据互联，为不同需求和年龄层的用户，提供社区内全场景智慧生活解决方案。实地集团此次落地

的全场景智慧社区，通过自行研发的DeLight智能物流机器人与Bingo家用健康服务机器人等设备，在业界首次将家居与户外社区智慧生活场景打通。

未来的智慧生活，必然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区的关系。在科技时代，谁能落地场景，深挖出场景背后的用户需求，谁就能赢得未来。随着首个全场景智慧社区的落地，实地集团将持续引领科技赋能人文生活的探索实践。

（司倩陆洋）



大街小巷里的夜生活

北京市东城区依托区域内各具特色的王府井大街、南锣鼓巷、簋街等商圈，举办形式多样的“不夜节”“深夜食堂”等活动，打造大街小巷里的餐饮、夜市、旅游等夜间消费市场，满足市民和游客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图为人们在北京东城区簋街的餐饮店外等候吃夜宵。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延伸阅读

□ 林红梅 王雨萧 季小波

北京市出台13条措施推动繁荣夜间经济，上海设立“夜间区长”“夜生活首席执行官”，天津着手打造美丽“夜津城”……

近日，多地政府纷纷出台发展“夜经济”相关政策，“夜经济”怎么搞？新时代下“夜经济”发生了哪些变化？政府在发展“夜经济”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新华社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

内涵在悄悄变迁

提到“夜经济”你会想起什么？是路边小吃、地摊或是装满小商品的后备箱？在技术不断发展、消费不断升级的今天，“夜经济”的内涵已经悄然发生变化。

在许光建看来，谈论“夜经济”，要将其置于时代背景下观察。

“今天是商品极大丰富的时代，消费者面临的选择非常多，消费诉求也在不断升级。

过去谈起‘夜经济’纷纷想起低档、价廉，而现在人们追求的是品质和享受。”他说。

在许光建看来，“互联网+”是当代“夜经济”的另一时代特色。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消费数据显示，有1400万青年晚8时后叫外卖到办公区。数据显示，滴滴国内网约车日单量达到2400万单。

“外卖、跑腿服务……技术迭代升级催生‘夜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推动下，白天的主流消费在夜间也焕发了生机。”许光建说。

重视“服务+体验”

数据显示，上半年，在全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为49.4%，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随着收入和供给质量提升，我国居民消费

正从实物型向服务型转变。

在许光建看来，“服务+体验”正是未来“夜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有了互联网，人们在家动动手指就完成消费，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去实体店呢？因为店里可以享受体验到服务和

服务，这恰恰是网购的短板，也应该是未来发展‘夜经济’的重点。”他说。

事实上，夜间体验式消费已成为人们的刚性需求。2019年春节，西安“大唐不夜城”、重庆两江夜游等夜间体验项目火爆；今年元宵节，故宫首次开放“紫禁城上元之夜”活动，门票一开售便“秒光”……

“这些仅是旅游业的案例，在其他方面，夜间体验式消费还有很大挖掘空间，例如博物馆夜间开放，个性服务的轰趴场所，

户外文艺表演等，都是未来发展‘夜经济’的蓝海。”许光建说。采访时，他还提到，发展“夜经济”不能一味追求“通宵达旦”，要在不违背当地百姓生活习惯的前提下适度发展。

政府要做好“服务者”

许光建表示，发展“夜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市场监管、环保、交通等多个方面，需要多部门联动配合，政府应该做好“服务者”，为百姓和商家解决后顾之忧。

“首先交通就是个大问题，不做好交通保障，百姓出门享受‘夜经济’会‘寸步难行’，这次北京提出延长部分地铁营运时间，就是一项很、好的举措，除此之外，还可考虑在部分热门商圈增设夜间停车位，设立网约车停车场等。”他说。

“服务+体验”是发展关键所在

——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